

译介之旅



徐和瑾 生于1940年,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译有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纪德、塞利纳等作家的作品,普鲁斯特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前三卷即《在斯万家这边》、《在花季少女倩影下》和《盖尔芒特那边》。

我初识普鲁斯特,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现为司徒达大学)进修之时。进修时读到普鲁斯特的小说片段,对其长句印象深刻。在对文体的看法中,有一种“偏离说”,认为文体是对语言规范的偏离,因此觉得普鲁斯特的句子,是我对文体研究的良好材料,而法语文体学又是我自己确定的研究方向。回国后不久,我又介绍了普鲁斯特的长文《马塞尔·普鲁斯特》,刊登于《外国文学报导》(1982年第2期)。在教学中,法语专业三年级精读课的教材使用《法国实况》第四册,课文中有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一卷《在斯万家这边》的选段,如讲马德莱娜蛋糕唤起无意识回忆的“回忆的机制”。四年级精读课教材由我自编,收入小说第一卷中叙述者去看

望外公时巧遇穿粉红色连衣裙的女士即奥黛特·克雷斯西的那段,其译文和文体分析作为“课文讲解”的系列文章刊登于《法语学习》(1985年第1期)。后来,我又给《20世纪百部外国小说名著赏读》(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世界文学名著选读(现当代部分)》(译林出版社,2000年)等书撰写介绍普鲁斯特及其小说的文章,但对普鲁斯特的了解还相当肤浅。对普鲁斯特及其小说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是在翻译莫罗亚的《普鲁斯特传》(原名《寻找马塞尔·普鲁斯特》)之后。这部作品描绘的普鲁斯特的形象,被认为“至今仍是最新、最真实和最深刻的形象”,另外,书中用了三章对《追忆似水年华》作了详细的分析。

在翻译这部传记时,我还编写了3万字左右的内容提要,研究了译林社多人合译的《追忆似水年华》。虽然最后未被出版社采用,但对译林社的译本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觉得这个译本除因15人合译而风格各异外,在译名的统一上也有不少问题。更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首先出版了让·米伊主持的根据普鲁斯特的手稿、打字稿、校样等文本校勘的《追忆似水年华》新版本,不久后伽利玛出版社的七星丛书版也出了新版本,而译林社的译本却仍根据皮埃尔·克拉克和安德烈·费雷在1954年校勘的老版本译出。因此,在替译林社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第7卷《重现的时光》前半部分以及《普鲁斯特传》出版之后,我建议译林社根据新版本对小说的译本进行修订。译林社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约我于2002年初去南京商谈这部小说的重译工作,并决定请我独自重译,我承译了这部作品。

我当时已参加普鲁斯特之友协会,并被聘为巴黎第三大学普鲁斯特研究中心通信研究员。同年3月,我应邀去法国拉罗谢尔大学任教。去看望米伊时,我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能证明他主持校勘的弗拉马里翁出版社的版本最佳?没过几天,他送来两篇文章,主要论述各种版本的差别,特别是后三卷各个校勘本的区别,以及他主持校勘的版本的特点。翻译所依据的版本就此确定。但鉴于七星丛书版的影响,决定在译本中注出与该版本的区别之处。

一个月后,我收到普鲁斯特之友协会于5月11日和12日组织每年一次的“山楂花日”活动的通知,我觉得机会难得,立即报名参加。走出伊利埃-贡布雷火车站,就看见该市镇的一幅地图,只见左上方标出“盖尔芒特那边”,下方标出“斯万家那边”,觉得翻译时应加以区分,斯万家近称为“这边”,盖尔芒特远称为“那边”。在两天时间里,我们在协会秘书长米蕾伊·纳蒂雷尔的带领,参观了“盖尔芒特那边”的维尔邦城堡,还有“斯万的花园”卡特朗牧场,牧场周围是英国山楂树篱,当时正值白色和粉红色山楂花盛开之时。山楂树篱开花,犹如过去在马利亚月(即5月)初领圣体的姑娘,因此自1935年以来,普鲁斯特爱好者于每年5月来此朝拜,“山楂花日”的名称由此而来。此外,

还参观了维尔维克的钟楼、圣埃芒的教堂、伊利埃-贡布雷的圣雅克教堂(小说中的圣伊莱尔教堂),当然还有莱奥妮姑妈之屋(现为普鲁斯特博物馆)。当然,普鲁斯特笔下的贡布雷,已经过系统改造,跟伊利埃-贡布雷的地貌有很大区别。

回沪后,我开始编写《新法汉小词典》,同时翻译普鲁斯特小说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2004年,周克希翻译的《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林社要我先把第一卷译出,该卷于当年脱稿,并于翌年出版。翻译前,我觉得已有老译本,理解不会有很大问题,但开始翻译后,却发现我的理解跟老译本有不少差别,就请让·米伊解答疑难。当时电子邮件的使用还不普遍,我就把问题邮寄,每个句子至少提出两种不同的理解,以核是否正解。一卷译完,竟写了12封信,提出了600多个问题。另外,我觉得伊利埃-贡布雷的照片对理解小说有帮助,就向普鲁斯特之友协会秘书长米蕾伊·纳蒂雷尔提出要求,希望能将照片用作中译本的插图。她要我先得得协会会长让·皮埃尔·昂格雷米(中文名杨鹤鸣)的同意。昂格雷米收到我的信后,于2003年10月初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同意。会长开了绿灯,秘书长亲自到普鲁斯特博物馆里拍了20多张照片,于2004年2月寄来,供我的译本免费使用。

2006年8月,昂格雷米寄来邀请信,请我参加当年11月19日在伊利埃-贡布雷召开,由法国中央大区博物馆协会组织的“中央大区欢乐博物馆日”活动,并作发言,谈普鲁斯特小说的汉译。发言稿写好请老朋友米伊过目,他说以后会摘要刊登在翌年的《普鲁斯特学刊》上。第二年协会索要我的发言稿然后寄还时,我发现丝毫没有删节,并刊登在年底出版的刊物上。想起会长自始至终听完我的发言,觉得这应该是对我这个只译完一卷的译者的一种鼓励。

2007年1月《新法汉小词典》出版,由我审阅修改和编写法国文学全部词条的《大辞海·外国文学卷》也几乎同时出版。这两项工作虽说推迟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翻译工作,却增加了我对法语和法国文学的了解,对翻译工作不无裨益。《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在花季少女倩影下》、第三卷《盖尔芒特那边》和第四卷《所多玛和蛾摩拉》相继译完,前两卷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出版,第四卷正在编辑之中,估计不久即将面世。

在翻译中,我对小说语言的理解,仍由让·米伊相助解决。但有的句子即使正确译出,还是弄不清是什么意思,所以正如翻译前预计的那样,要对作品做些“研究”。如第三卷中的一句话,老译本译为“她说的这个人属于地位更低的动物”,看了法文版注释才知道,这句话出自《拉封丹寓言诗》卷二第11则寓言“狮子和老鼠”和第12则寓言“鸽子和蚂蚁”之间的一句话,应译为“她的例子取自更小的动物”。句子理解后,还需要对每卷作品进行分析,如第二卷标题“花季少女”中“花”有点像“恶之花”,因为这些少女中有同性恋,而第三卷中主

人公对贵族社交界的失望,因分散各处而需要集中指出;至于第四卷中的同性恋题材,其实在第一卷樊特伊的女儿及其女友在蒙茹万的场景中已经出现,这些情况只有分析后才能引起注意。在这方面,法国朋友给予我不少帮助。第一卷的评论,让·米伊早已寄来他分析“贡布雷”一章的小册子《普鲁斯特的“贡布雷”》,米蕾伊·纳蒂雷尔则寄来她评注的《斯万之恋》。第二卷的评论,米伊向我推荐了书名均为《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在花季少女倩影下)》两本专著,因我未能在巴黎买到,就把他自己的书借给我使用。另外,在翻译中,我也得到国内同行的帮助,特别是北京几位朋友的帮助。李玉民不但寄来《缪塞精选集》、十卷本《昆虫记》、米什莱的《海》等十分有用的参考书,还帮助解决翻译中的一些问题。如圣卢的情妇拉结的绰号,老译本先译成“拉谢尔”,当从天主”,后又译成“从上帝身边来的拉谢尔”,都不像绰号。李玉民把我译的歌剧《犹太女》的唱词略作修改,绰号译成“拉结主托”,既清楚又贴切。施康强也帮我解决了一些翻译问题。罗新璋则寄来《红与黑》的译本,书后附有十多篇评论文章,并祝我的“普译普照大地”。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程依荣寄来的三卷本《墓后回忆录》,还有谭立德等译的梅特林克《花的智慧》,王文融译的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以及译林社领导寄来他们社出版的《埃涅阿西斯》《物性论》等书籍,对理解和翻译普鲁斯特的小说都颇有帮助。今年年初,程抱一先生寄来贺卡,说我的法汉小词典及“似水年华”之精心译文是他不断参考、阅读、确实,朋友们的热心帮助,对我翻译这部巨作是巨大的支持和鼓励。

当然,在艰苦翻译的同时,我也不乏愉悦的收获。

译文

在其他楼下包厢,居住在这些阴暗住所的白衣女神,几乎到处都有,都靠在阴暗的墙上隐藏起来,使人无法看到。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她们模糊的身影一个接着一个无精打采地从她们编织的夜幕深处钻出,朝光亮处升起,露出她们半裸的身体,垂直地停留在半明半暗的水面上,她们闪闪发光的面孔,一个个从羽扇后面露出,一把把羽扇如波浪般轻轻翻卷,泡沫四溅,十分欢快,她们紫红的头发饰有珍珠,显得凌乱,仿佛被起伏的波涛压弯;然后,正厅前庭开始显现,这是凡人的居所,跟阴暗、透明的王国永远分开,而王国的边界是海洋女神清澈而又明亮的眼睛,处于平坦的水面之上,到处可见。海岸边的折叠加座,乐池里乐谱的形状,在她们的眼里勾画出来,依据的是透视镜仅有的那些原理,以及它们入射的角度,这就像外部世界的这两类,我们知道它们跟我们不同,连极其简单的灵魂也不具备,因此我们认为,对它们微微一笑或看一眼,都是荒谬之举;一类是矿物,一类是跟我们没有交往的人。在这里,这些容光焕发的大海女儿,会随时从王国边界回来,微笑着回到游戏在高低不平海底的特里同身边,或是回到一个水栖半神那里,半神的脑袋是光滑的卵石,上面有一根波涛冲来的平滑海藻,眼睛则是圆形水晶。她们朝他们俯下身,给他们吃糖;有时,波涛微微分开,又来了个海中仙女,她姗姗来迟,羞怯地微笑着,她刚从黑暗深处出来,如同盛开的花朵;然后,这幕戏结束,各位姐妹不想再听到把她们吸引到水面上来的人间悦耳却又嘈杂的声音,就一下子全都潜入水里,消失在黑暗之中。这些不准别人接近的好奇女神,对人类的作品略加关心,来到她们隐蔽的门口观看,在这些隐蔽所中,最著名的半明半暗的礁岩,被称为盖尔芒特王妃的楼下包厢。

——徐和瑾译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纪念《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出版100周年:

普鲁斯特的“方舟”

口黄 荻

我怀着焦急的心情,对着一个过去的时间转身离开,这过去的时间从此我是再也见不到了,向我伸出无力又多情的手臂的逝去的一切,从此也只有弃之不顾,可是,那失去的一切似乎正在向我说:让我们再活转来。

——普鲁斯特《一个上午的回忆:驳圣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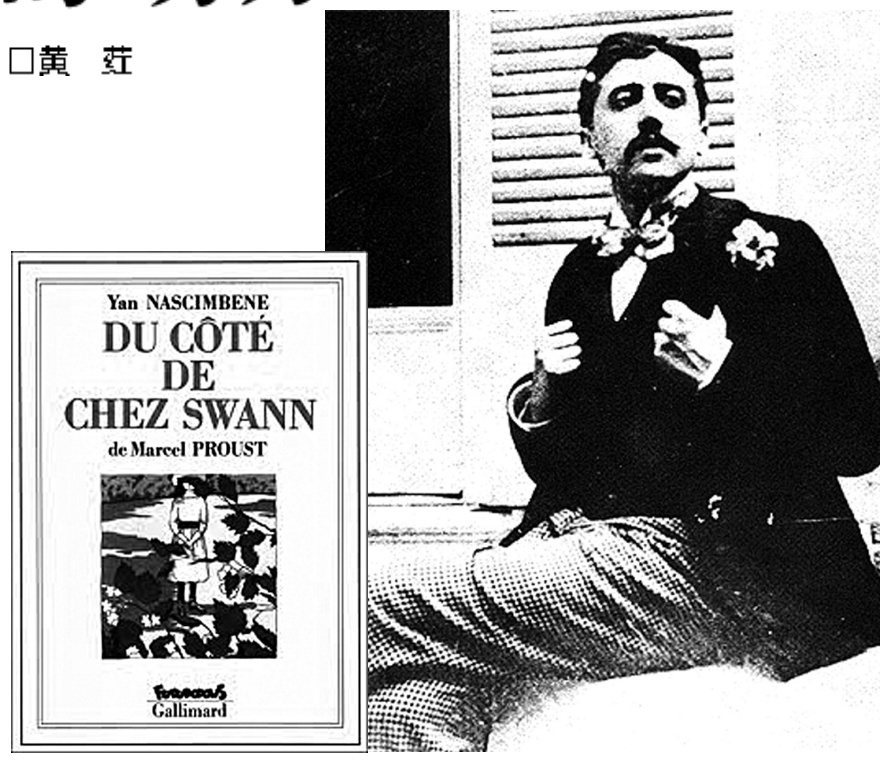
1913年11月,《追忆似水年华》(以下简称《追忆》)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这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在几家出版社碰了一通软钉子之后,一咬牙自己掏了腰包才办成的。《追忆》在那个走向没落骚动的“美好时代”遭此冷遇并不让人意外,因为从内容上看,普鲁斯特着意描摹铺陈的是一个行将消亡的阶层:上流社会无所事事的贵族遗老遗少和饱食终日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他们奢靡浮华的沙龙和晚宴,他们病态纠结的情爱和嫉妒,他们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欲望和优雅;而从形式上看,《追忆》又是一部崭新的书,它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写作,打开了一个向内的丰盈世界,这个世界“以无意识的回忆为发端,引起种种联想,产生想象的印象,不断拓展,延伸重叠,枝枝蔓蔓,无穷无尽”。在这个世界里,过去、现在、未来的疆界被打碎了,模糊了,过去在不经意间埋下了未来的线索,而未及沾染了提前怀旧的沧桑色彩,现在暧昧不清,像一场握在手里又正在失去的爱情。

《追忆》也是一部挑战阅读极限的书,如果说编辑和读者忍受不了一个作家用30页的篇幅来描写他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无心睡眠,用150页描写在盖尔芒特夫人家的一次晚宴,然后再用另一卷一半的篇幅去渲染盖尔芒特王妃家的一次晚会……那么他会因为过早转身或没有退开一步而错过这幅马赛克精心构思镶嵌出来的巨画的全景,错过一座由时间的碎片堆砌出来的记忆的大教堂。连安德烈·纪德一开始也看走了眼,他拒绝《追忆》的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纪德的理由很简

单,跟他后来对普鲁斯特的解释一样:“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频频光顾X、Y、Z夫人府邸,外加专给《费加罗报》写无聊文章的人,坦率地说吧,我把你看成一个喜好风雅,趋炎附势的社交名流。”而普鲁斯特恰恰在这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游戏里,卸下了他人和自己的面具。

“在我孩提时代,我以为圣经里没有一个人的命运像诺亚那样悲惨,因为洪水使他囚禁于方舟达40天之久。后来,我经常患病,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不得不待在‘方舟’上。于是,我懂得了诺亚曾经只能从方舟上才如此清楚地观察世界,尽管方舟是封闭的,大地一片漆黑。”而普鲁斯特被各种病痛(哮喘、咳嗽、消化不良、过敏、怕冷、怕老鼠、怕噪音、恐高……)困在“方舟”上的日子不是40天,而是几乎贯穿了他整个人生的14年,缠绵病榻,门窗紧闭,幽微的密室,光线和空气对他而言都是奢侈的、致命的。虚弱,极度的虚弱;敏感,极度的敏感。

而立之年的普鲁斯特曾哀叹自己的生活:“没有快乐,没有目标,没有行动,也没有抱负。有的是已经到头的人生路,是父母忧心忡忡的关注,没什么幸福可言。”尽管在1896年他发表了《欢乐与时日》,并请到法兰西学院院士、当时的文坛泰斗阿纳托尔·法郎士作序,享誉欧洲的勒梅尔夫人作精美插图,但这本高谈阔论、文学不过是一时兴起,上流社会炫技和轻佻的习气终究会在这位社交狂的文字上烙下浮夸的印记。那些对普鲁斯特知之甚少的人还屡将普鲁斯特错当作当时名气远在他之上的另一作家马塞尔·普雷沃(Marcel Prévost,1862-1941),让人气愤。1912年,普鲁斯特还特别提及乌龙糗事:“我真是无名鼠辈。难得有读者读了我在《费加罗报》上的文章后给我写信,收信人的名字写的却是马塞尔·普雷沃,对这些读者而言,我的名字似乎只能是个印刷错误。”



《追忆》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

马塞尔·普鲁斯特

而这个“印刷错误”竟然也暗合在中国对普鲁斯特最早的译介文字中。1923年,《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二号刊登了一篇小文:“新死的两个法国小说家”,小文的作者是沈雁冰。

去年十月与十一月间,法国失去了两个大文豪,一是陆蒂(Pierre Loti),一是普洛孚司忒(Marcel Proust)。

……

普洛孚司忒于1862年生于巴黎,他曾为烟草制造商;1892年《妇女通信》出版,始显名。1909年被誉为法兰西学会会员。

他和波耳吉(Bourget)作风相同,而观察之深入,描写之精致,则胜于波耳吉。他也是属于所谓“心理的自然主义”一派;他想把心理派的描写法和自然派的客观描写法并和为一,而使之调和。他的最好的作品是那些研究“妇人心理”的长篇。1889年出版的《茹佛姑娘》和1894年出版的《半贞女》都极有名。

……

欧战以后,他的著作更受人欢迎,前昨两年法国最畅销的小说就是他的,Pr

côté de chez Swann,及连续者。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巨著——现代文坛上希有的大企图——1913年第一卷Du côté de chez Swann出版后,1918年又出续卷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此卷即得1919年之大奖者),直到去年11月18日死,又接着出了四卷,然而全部还没有完。

关于普鲁斯特前后不搭调的介绍让人看得一头雾水,其实,两位马塞尔在中国也被张冠李戴了,前半段介绍的是马塞尔·普雷沃,“欧战以后”才切回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正解。终于,人们承认这个曾经被当做社交狂的纨绔子弟也属于那种怀才不遇、晚了20年才发现的严肃作家,并惋惜他的英年早逝了。

1923年,安德烈·纪德重读《欢乐与时日》,前后两次阅读的反差是巨大的,用“今天已富有经验”的审美眼光看,“我们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近期作品中能够欣赏到的东西,无一不能在这部作品中

发现,诚然,原先我们对于这一点是视而不见的。是的,我们在《在斯万家那边》和《盖尔芒特那边》里所赞美不已的一切,早已以细腻而似乎狡黠的方式存在于这部作品中:孩子等待母亲道晚安,断断续续的追忆,悔恨之情的淡漠,地名引发的联想力,嫉妒的困扰,令人心悦诚服的景色描绘——甚至维尔兰兰家的晚餐,宾客们的故弄风雅,言谈间流露的自负——或者我顺便记下的这类洞察入微的描写,这种艺术上的用心对马塞尔·普鲁斯特是分外珍贵的,而且常常滋润他的思想……”

我们不否认,普鲁斯特的处女作的确在风格上为日后的《追忆》定好了调子,虽然有时候太抽象的词汇、太纯粹的形容让象征手法显得有些扭捏作态。但毋庸置疑,《欢乐与时日》在某种意义上是《追忆》的史前史,让我们可以回溯到作家的青年时代,看到秋后的果子在初春的枝头含苞待放的样子。那时的马塞尔身体还没有完全败坏,他依然沉迷于上流社会那些优雅又轻佻的假面舞会,要放弃“欢乐”,他还需要假以“时日”。或者说,在退居斗室离群索居开始创作《追忆》之前,他还没能放下这浮世的繁华,没能看穿“欢乐”背后掩藏的虚幻和凄凉,也难怪中国学者涂卫群会在《追忆》的结构里读出曹雪芹的机心。

如果说《欢乐与时日》在风格上为《追忆》定了个调,那么《一个上午的回忆:驳圣伯夫》就在理论上为《追忆》扫清了结构上的障碍。这本集论述、自传、小说为一体的难以归类的作品无疑是《追忆》的一个构想和练笔。在《驳圣伯夫》的前言中,普鲁斯特打破了智力的魔咒:“我对智力的评价与日俱减,而与日俱增的则是,作家只有超越智力方能重新抓住我们印象中的某些东西,就是说触及他自身的某些东西,也就是说触及艺术惟一的素材。智力以过去为名向我们反馈的东西,已不是这个东西的本身。事实上,恰如某些民间传说的亡灵所经历的那样,我们生命的每个时辰一经消耗,立刻灵魂转生,隐藏在某个物质的客体中,消亡的生命时辰被囚于客体,永远被囚禁,除非我们碰到这个客体。通过该客体,我们认出它,呼唤它,这才把它释放。它所藏身的客体,或称感觉,因为一切客体对我们来说都是感觉。”它在呼唤一种基于印象和感觉上的写作,去寻找失去的时间。

由此,“纸上的生活”替代了“日常的生活”,作品的时间似乎在改变时间真实的流逝,它像达利布上油画里的时钟一样,变柔软了,煎饼似的摊在桌上可以随

意折叠、扭曲,时间不再一直向前,我们所体会到的时间在某一光线、某一个味道下会拐一个弯,于是时间有了褶皱,过去不宣而至,未来提前到来。细节被放大,动作被放慢,我们都承认,普鲁斯特的句子有一种神奇的延缓效果,我们从来没有那么清晰地看到那一个曾经被忽略的“感觉”。

四

阿兰·德波顿在《拥抱逝水年华》(我更喜欢原版那个直白却又令人玩味的书名: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 Not a Novel《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人生:并非小说》)一书中提到过这样一则趣事:英国某海滨度假村搞了个“全英普鲁斯特小说梗概大赛”,要求参赛者在15秒内概述《追忆》的内容。这个立意本身就很讽刺:普鲁斯特用不屈不挠、百转千回的长句,用闪烁不定、含蓄婉约的修辞,用他标志性的极其考验读者耐心、缓慢如爬行的蜿蜒文字,把哀悼之情渗透在对失去事物的幡然猛醒之中。而梗概式或传略式的人生正是普鲁斯特所摒弃的,因为在他那里,细节决定一切。

由此,也可以看出普鲁斯特对待时间的态度,它更多的是心灵对流年的一种感悟。时间是《追忆》的第一个词,也是最后一个词。当追寻回到原点,我们在离题万里的地方找到了人之初的悲伤和欢喜,于是我们明白了此生。

所以德波顿说:“如果当真对普鲁斯特有倾慕之情,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到伊利耶-贡布雷一游,我们应该学会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眼光去看他。”而当你学会用普鲁斯特的眼光重新看待你的生活,你就会发现,普鲁斯特已然改变了你的人生,此言非虚。

如果你真的没有勇气读七卷本的《追忆》,亨利·詹姆斯说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方法得当,谁都可以从从容容地去谈论一本自己没有读过的书籍。他对《追忆》做了些什么归纳:

- 爱聊自己的事没什么关系。
- 历史的真相飘忽不定, but……
- 避开从真的离我们远去。
- 避免陈词滥调。
- 任何事物都有所关联。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在我,今天闲(重)读普鲁斯特的意义在于,当我们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无谓的匆忙中消耗着青春和激情,有否想过:

我们正在跟我们的生活失之交臂。